

在喀什见到一种彩色圆形的盒子,以为是装首饰的,便感叹那么大的盒子,得装多少首饰。

后来知情者告知,那是剂子盒,专用于装面剂子。细问之下才知道,南疆人做拌面(拉条子)、揪片子等面食时,将面和好揉到一定程度,切成条状,再抹上清油,放入剂子盒中盖上盖子。此时的面就叫面剂子,其程序叫汤面。

说到这个“汤”字,很多人都会用错,常常把汤面写成醒面。汤,是让糖块、面剂子等变软的意思,可视为面剂子专用,而醒则显得模糊一些,是不可代替汤的。

当时细看那剂子盒,其上漂亮的花纹和色彩,是精心绘制的,上漆后显得颇为漂亮。那剂子盒上的图案,是新疆农民画的风格,既拙朴又有艺术冲击力,既抽象又有生活气息。有一幅图中,一位老人的门牙已经掉了,但他手提一串葡萄开口大笑,让人觉得他马上就要吃葡萄,没有牙也没有关系。在另一个剂子盒上,是一个表达爱情的场面。一女孩在前面走,一男孩在后面追,但在女孩前面,从地上到天上的巨大空间里,长满了玫瑰。我说,用这么有意思的剂子盒做出的饭,吃起来一定更有滋味。旁边的一人接话说,这样的剂子盒做出的饭,肚子能吃饱,眼睛能看饱,心能高兴饱。新疆人说话就是这样幽默,很平常的一件事,被他们用老话、民谣和谚语说出来,马上就会变得很有意思。

问剂子盒是什么木头做的,答曰核桃木。新疆的木质器物中,以核桃木的最为结实,亦最为珍贵。不过南疆一带多核桃树,木料可源源不断地供应。人们选中一块核桃木,估出想要的剂子盒的大小,然后不紧不慢地刨或掏,常常用上十余天,做一个剂子盒。问他们为什么要用那么长时间,回答说剂子盒实际上被使用的机会并不多,所以一定要做得漂亮,那样的话除了用,还可以看。嘴是用来吃好吃的,眼睛是用来看好看的。如果一个人只顾吃好吃的,他的眼睛就是空的,眼睛是空的,心也就是空的。

我揭开剂子盒盖子时,觉得有些沉,便感叹核桃木就是这样,因瓷实便变得沉重,若是核桃木做成的大物,是轻易拿不起或搬不动的。细看盒子内部,是平底,仅边沿为圆形,这样是为了多放面剂子,亦给取放提供了方便。盖上盖子后再看外观,仍以圆形凸现着美感。于是便明白,剂子盒该看的地方,一定要美;该用的地方,一定要实用。

为一个装面剂子的盒子,花费如此工夫,可见人们对一顿饭有多么重视。也就是看过那个剂子盒后,男主人说,剂子盒你们也看了,它的好你们也夸奖了,它是干什么的你们也知道了,那就让它今天工作一下,给你们吃

剂子盒

□王族



个野蘑菇汤饭吧。我们高兴地应允,留下来等着吃野蘑菇汤饭。所谓野蘑菇汤饭,就是放了野蘑菇的揪片子。新疆人把汤面片一类的饭统称为汤饭,然后根据放入的主要菜品,叫一个完整的名字。譬如用羊肉汤做出的汤饭,就叫羊肉汤饭;放了青杏的汤饭,就叫青杏子汤饭。至于野蘑菇汤饭,通常有两种做法,一种是直接把野蘑菇放入汤中,让其天然味道经炖煮后入汤;另一种是把野蘑菇爆炒后,待汤饭盛入碗中后再放进去,用筷子搅开后再吃。那天,那家人很快就做好了面剂子,一一放入倒进了清油的剂子盒中,然后盖上盖子。一小时后揭开剂子盒,见面剂子被清油浸得油汪汪的,应该是已经汤好了。我忍不住好奇,请求尝试揪一条面剂子,女主人一笑把一根面剂子递给我,我握住后觉得其柔滑、绵软和韧劲都很好,两指捏住一端,一揪便揪出指甲盖大小的一片,啪的一声扔进翻滚的汤中。女主人做的是爆炒的野蘑菇,因为放了羊肉,味道格外地好。后来在外面吃野蘑菇汤饭,发现味道好的皆为爆炒的野蘑菇,从此便固执地认为那才是正宗的野蘑菇汤饭。

后来碰到卖剂子盒的人,闲聊中得知剂子盒仅南疆有,别处是见不到的。问原因,他说南疆干燥,不把面剂子放盒中,容易变干,且汤不好,做出的拉条子和揪片子不好吃。这就是剂子盒的由来,看似简单,但却有生活的轨迹在其中。但人们又是多么富有情调,将一个盒子做得完美之极。过日子,过的就是感觉,遥远的南疆人,反而做得更好。

后来在一户人家见到了剂子盒,女主人将汤好的面剂子从盒中取出,飞快地揪成面片,甩进翻滚着羊肉汤的锅中。那一顿揪片子,我吃了两碗,觉得较之以往的味道,好出很多倍。

见那剂子盒有些年头,便问女主人,她家的剂子盒用了多少年?她说,其实每家每户用的剂子盒,时间长的有四五十年,短的有一二十年。住住一个剂子盒,妈妈从年轻时用到老,然后传给儿媳,儿媳又从年轻时用到老,再传给下一代。她现在用的剂子盒,已经过两代女主人之手,在这个家里是最老的东西。

推算一下,她手里的剂子盒,是从她婆婆的婆婆手里传下来的,三代人是如何支撑一个家的,在一个剂子盒上,可找到答案。

后来在她家看到一幕,她婆婆已年迈到神志不清,每天被她抱到院中晒太阳,但只要她端着剂子盒从婆婆面前经过,婆婆的眼神便活了,会情不自禁地举起手,手指不停地蠕动。

□夏雪

房电器呀?”说着又来到洗手间,她在里面原地转了转:“哎呀,如果这里放个大盆,人都不知住哪站好了。”说完,直接穿过不太宽敞的客厅,来到阳台,接着说道:“整间房子只有这么一个小阳台,放了洗衣机,晾衣服后,要摆个秋千都难了。”最后还说她家的洗手间都要比那些房间大。这些话可真让人扫兴啊!也许说者无意,但我分明看到,朋友的脸上已没了刚刚的兴奋之情了。

其实,幸福根本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。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尽相同,你所追求的东西或许不是他人所欲,所以,我们不要随意去打扰别人的幸福,说话之时,应该顾虑别人的感受,否则会容易破坏别人简单的幸福。

大家V微语

创新

□莫言

●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的事情。

●创新首先来自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。早些年我坐火车从高密回北京,需要十几个小时,现在只要四个小时。国家发展很快,社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,过去我作品里描写的很多乡村人物形象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而一批具有时代感的年轻的人物形象,出现在乡村、城市以及各个领域的舞台上,这给作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、丰富的、多样性的创作资源。作为生活的艺术反映者,作家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。

●说起创新,我想起作家史铁生一句话:新的角度决定于心灵的观看。这话听起来有点绕,却意味深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,一般人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固化,但作家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千变万化。

●写作者心眼儿一定要活泛。所谓活泛,就是不断地调整角度,既借助外物观照内心,又借助内心观照外物。这些新生活,这些新经验,给我们提供了观照内心的新角度;同样,我们内心的新角度亦能发现事物到底新在何处。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。

谈天说地

驴子与胡萝卜

□周友斌

萝卜,而冠以“胡”字,是说从胡地而来,跟本土的萝卜大有不同,虽然都要生在地下,一个味辛、一个味甘,另是一种风格。

专写胡萝卜的文章,并不多见,可知它并不是什么雅物,也不能轻易入诗人画。有印象的一篇,是张爱玲的《说胡萝卜》,全文总共不到三百字,写得随意而又俏皮,并不正经说胡萝卜,东拉西扯,冠以《说胡萝卜》的题目,就算做“是一篇时髦的散文”,简直有点无厘头,但是“妙在短——才抬头,已经完了”,确实让人“低徊不已”。张爱玲的才气,那是天生的,没有办法。一般人学不来。

小时候养兔子,冬天缺少饲料,常偷拿家里的胡萝卜喂兔子。看它们三瓣嘴动得飞快,耳朵、胡须跟着一起乱颤,心情大受感染,也跟着欢快起来。对胡萝卜的兴趣,驴子似乎名声更大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讲述说:“西洋赶驴子的人,每逢驴子不肯走,鞭子没有用,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,唇吻之上,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,于是一步再一步,继续向前。嘴愈要咬,脚愈会赶,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。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,得看驴夫的高兴。”

深谙“管理学”的人,有些话不太好说出口,要给它加上外套,包装一下——“奖励与惩罚并存的激励政策”。其手段套路,不过是胡萝卜做诱饵,任你怎样前行,总吃不到口,最后吃到的多半是结实的一棒。

记不得在什么文章里看到过的情节,大意为,一家子在困难时期,饭尚吃不饱,更谈不上有水果吃,这家主妇,却并不因此放低生活姿态。每把胡萝卜洗得晶莹透亮,切作精致小块,整齐地码放在盘子里,再插上竹签,供孩子们当水果吃。你看,即使是普通的胡萝卜,如果认真地对待,也会变得不同凡响。关键还是人的因素,身处逆境,却依然能够保持优雅从容,这优雅,一定是渗入骨子里的优雅;这从容,更需要有强大的内心做支撑。所以说,一切真正意义上的贵族,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精神的高度,而非其他。

现在,吃得起水果的人越来越多,能那样精致生活的人,却是越来越少见。

人这一辈子,偶尔有几回天真不算什么,可爱的是一辈子天真。

一个人,到了中年,会渐渐变成一只布满筋络的长丝瓜。我的朋友陈老大说,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他还想再天真多几年。

有些东西是想丢却丢不掉的。多年前,陈老大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青年,一个花粉传播的春天,感冒了,打喷嚏,囫囵吞枣地吃些药。后来,感冒好了,可从此就经常打喷嚏。他把那些激情、轻率、幼稚和幻想都留给了年轻时代,却把丢不掉的鼻炎带到了中年。

有些东西是可以扔掉的,比如金钱、名气,甚至是暗恋过的人,可是人的禀性很难扔掉。所谓江山易改,禀性难移,可见移禀性是极难办到的一件事情。

我原来也很天真。曾经有个人当面夸我文章写得好,说读我的文字,心里痒酥酥的。我听后很开心,一激动,答应借给那人3万元。后来,人生阅历渐长,慢慢领悟到别人当面说你好,并不一定就真的对你好;别人不说你好,

一辈子的天真

□王太生



你在他心中未必就不好。

中年以后,有隐退江湖的意味,看许多东西都很淡然。攥着一把年纪,还不那么淡定,那不是天真,是有些幼稚。

天真,是纯良,是有趣,是有童心,是不算计,是真性情……一个人,总有那么几件事,看上去很天真。难的是,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,一辈子在心里保存着天真,知世故而不世故。

我现在还会做点天真的事——

在这个草木茂盛的城市,我有时会早起去看天青色,还经常与一棵古树相遇。仰望高大苍阔的枝叶,忽然想起,原来这棵古树一直是我邻居,我轻轻抚摸它苍老的表皮,感觉它是有呼吸的,接通着这个城市温暖、亲切的地气。

我曾想拜访100座村庄,去看普通人的生活。有一次,在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,我住在一个挑夫的家里。我对这对厚道的中年夫妇的厨房很感兴趣,掀开他家灶台上的那口大铁锅,看看住在黄山脚下的村里人平常都吃些什么;我还好奇地发现在他家的厨房一角,堆着好多丰子恺漫画里见过的裂纹斑驳的大南瓜。

我不介意把必须还给年轻的东西还给年轻,包括精力、眼神、饭量、酒量、走路的速度、不切实际的愿望,往后余生,愿保留一点点天真。

一个人,当他觉得自己老了,要学会放下,活得有趣。当老得再也走不远了,他看着柿子树上一颗颗熟透的红柿子时,还能像小孩子那样天真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杨军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